

# 我所認識的何敬公

(本文插圖刊第4、43頁)

●韓文源(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 謙和寬厚淡泊名利

何應欽上將敬公，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一日，因輕微中風，進入榮民總醫院治療，初僅覺口語不便，但生活起居身體各部門均屬正常，對三民主義大同盟公文，仍照常批閱。及後數月，因行動困難，消化減退，口味不佳，影響健康。臥床愈久，體力愈弱，致引起六十年前在昆明遇歹徒被人唆使槍擊之傷口併發症重現，使肺部功能大減，患咳嗽，吐痰困難。醫師多方救治無效，終於七十六年十月廿一日上午七時卅分與世長辭。噩耗傳來，舉世震悼！國內朋友、同志、學生、部屬，聞耗之餘，無不傷感追念。敬公一生功勳彪炳，待人謙和寬厚令人永難忘懷，文源忝屬鄉誼，後進、學生、部屬，追隨多年，夙蒙垂愛，聞訊自增傷感。回憶我於卅八年，蒙先總統蔣公派機接我與楊森惠公、孫震德公來臺，卅九年春，楊、孫兩公約同赴臺南遊覽，此時我尚未與敬公晤面。四月廿七日回抵臺北，始知敬公派員連找我三次，即趕赴牯嶺街公館晉謁。蒙告總統蔣公中正催促，要於五月一日就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職，要我去充任辦公室主任。當

時我對敬公說：「我在海南島下飛機後，把軍衣都燒了，不想再當軍人。此次大陸撤退，我是一肚子的氣。我在鄭州指揮中原戰爭三年，每一戰役都很清楚，穩操勝算，但結果統帥部直接越級指揮，每每予敵人機會，戰場總司令碾手碾脚，眼見失敗而無法挽回，痛心之至（到後來才知統帥部有高級共謀。）」當蒙敬公親切撫慰的說：「軍衣燒了，拿我的去穿。」長者厚愛，使我無法再說下去，只好連夜去縫製卡機布軍衣一套，隨敬公於五月一日到總統府就職。此後直到民國五十五年，我以戰略顧問兼辦公室主任退役。在此十七年歲月中，面承教誨，無論公私經歷，均有談及，上自黨國大計，下至家庭瑣事，都於自然閒談中流露無遺，於此更見敬公立身行事之寬厚謙和，淡泊名利，洵非他人所能及。茲謹就鮮為人知者數事，述之如左：

## 帶傷能享高壽奇蹟

民國十年春，何敬公在昆明被人買暴徒槍擊，一中胸部，一中腿部，入法國醫院治療。據醫生云：子彈取出，傷口只能保險五年。詎知經過兩年後恢復健康，於十三年應蔣公之邀，赴廣東

初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繼而任教導團長、師長、軍長、總指揮，東征、北伐，無一不是艱鉅工作，辛苦繁劇，冒險犯難，與日俱增。然工作一如常人，並未感覺傷口有異狀。據何夫人云，在養傷期間，夫人備極辛苦，一飲一勺，親加照料，無一疏忽。此乃敬公得以恢復健康之主要因素。而敬公之帶傷能享百齡高壽，不能不謂為奇蹟。此足堪稱道者一也。

敬公於民國十五年，不待命令而直攻福建，一舉攻破周蔭人，進而繼續攻佔浙江、松滬，使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響應革命軍，改懸青天白日旗。孫傳芳知大勢已去，乃放棄東南根據地，向江北撤退。政府為獎勵敬公之功勳先後任命他兼福建政治分會主席（此時尚未設立省政府），繼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可見北伐時期，敬公功勳之大，聲望之隆，無與倫比。真如蘇子瞻所云，遙想公瑾當年，雄姿英發，不知多少小喬，心生羨慕。在杭州、上海，地方機關人士歡迎會上，起舞場中，出盡風頭。此時敬公只卅八歲，儀表風度，壓倒羣倫，報章傳聞，自多浮誇。有一次，敬公隨從參謀同南京辦事，何夫人查問究竟，不免赴滬杭一行。結果謠傳澄清，毫無風流韻事。

可見敬公道德觀念之濃厚，擇善固執之堅強，致使一生健康正常，能享高齡，最足稱道。

中國五千年歷史，亂世多於治世。在亂世當中，自然產生不少能征慣戰之高級將領，然尚未見有享齡百歲者。即如郭汾陽，亦不過八十餘歲。當敬公臥在病床上時，我去看他，見他面色紅潤，態度安詳，我向他說，漢唐以來，尚未見有百歲高齡之將軍。他笑著說：「我够了」。內心頗感自得。黃埔老師將領現已無存，只剩敬公一人。不僅此也，二次大戰中，美、英、蘇三國高級將領，均已去世，獨有敬公一人最後辭世。是真大德必壽之證明，仁厚無我，又必蒙上蒼之庇佑歟。是又真足堪稱道者也。

### 統一受降日人感德

民國卅四年，我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有關受降問題，各戰區有主張分區受降者，獨美國軍方力主應統一受降；敬公亦主張統一受降以示國軍乃一整體，始能代表國家之全貌威儀。最後，統帥蔣公決派敬公擔任代表受降。此一決定為敬公一生擔任軍職最榮幸之職務。後來在南京舉行受降典禮，井然有序，無一意外發生，此為中國五千年來未有之盛事。而敬公在此千古一逢之機會，得以代表統帥受降，是真他人所不可比擬者。在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日軍中尚有不服不甘示弱者，先後均有自殺之人，獨得岡村寧次對敬公素來之信仰，曾一再告誡謂：

「何應欽將軍為人真誠仁厚，無需作多餘之恐懼。」然後日軍均能作有秩序之投降獻俘、繳械，平安無事。

械，平安無事。

後來之遺孀同日，亦頗進行順利。至今日人提起何應欽將軍，尚懷感激之心。猶記敬公於民國四十一年，因夫人患癌症赴日就醫。岡村寧次為敬公舉行歡迎大會，特在孔廟中舉行。晚會時，敬公入場，樂隊特奏中國國歌，是皆不尋常之表示，尤以敵人對敬公如此之尊敬懷念，如非有德者，焉能及此？是又他人所無而足堪稱道者也。民國七十一年十月，政府為加強政治號召，反攻大陸，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對海內外宣傳，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國家走入復興繁榮之途。惟主持此一偉大之號召，非對大陸軍民素著聲望者，甚難號召生效。中央對主持人選，自然幾經多方考慮，最後決議請敬公出來主持，無論國內外，均稱得人。敬公自然對黨國主要決定樂於接受，友人中或以為值此高齡，不必再任繁劇，宜多事休養。敬公則以為對黨國責任，一息尚存，不容推卸，而且樂於為之，每週會議，從不缺席。現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呼聲，已深入大陸。晚年仍然負起號召統一中國之大責，是又他人無可比擬而堪稱道者也。

### 革命軍之模範完人

棉湖龍潭大敗逆軍 國民革命軍自民國十三年黃埔建校建軍，何將軍即追隨蔣公治軍作戰，無事不與，無役不從，終其身無一缺失，可謂為國民革命軍中之模範完人。敬公指揮之戰役在他老人家言談間，最值得回憶者，莫若自己決定行動的戰役，如：從東征棉湖大捷以及起東路

軍一舉擊滅周蔭人所部，速定閩浙進佔滬寧，使孫傳芳無立足餘地，而無法再抗拒我湘贛主力軍之進展，不期月而孫傳芳之五省聯軍全部崩潰，吳佩孚亦感正面難以抗拒，不得不向江北撤退，是皆東路軍迅速主動側擊奏效，洵可稱為北伐初期之首功。及寧漢分裂尚待消弭，唐生智野心未戰，孫傳芳亦欲死灰復燃，遂暗相勾結，冀圖乘我一、七兩軍之分離，欲反撲攻佔南京。正當滬寧初定，謠言紛紛，此時我在十四師四十二團，駐紮高資，忽傳蔣公由日秘密來令，謂七軍李宗仁與唐生智合作，對第一軍將有不利，令第一軍須速往浙江撤退待命……我四十二團團長劉漢珍，會後深恐尚留南京之何將軍遭遇不測，乘夜軍急往南京報告。

何將軍認為此訊不確，乃急電通知沿滬寧路第一軍團長以上部隊長，在各車站集合聽候晤面講話。何將軍乃專掛一車廂，逐站告知，決無此事。所幸各級幹部平日信仰何將軍極為堅強，遂不為動。此事後來查悉，係由某兩將領聞居在滬，不知如何與在日之蔣公連絡說辭，而有此舉。倘若第一軍真的往浙江移動，則將引起李宗仁之猜疑，而被迫採取聯唐生智行動，大局不堪設想矣。來臺後，我與劉健羣（來臺曾任立法院長）經常晤聚聊天，提及蔣公十六年引退至東京後，軍事則組織特別委員會，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負責處理有關軍事各項問題，時劉健羣任何將軍之機要秘書，每天處理各方文件，何李兩公均互相推讓先閱，先徵對方意見（當時白在上海），何將軍為人，一向真

誠，故李亦甚客氣。如此融洽相處，開誠布公，自然彼此不會猜疑，致收後來龍潭戰役勝利之成果。當時劉健羣，每日隨侍何將軍，不離左右，當戰爭開始後三日，戰鬥極為激烈時，五十八團長桂永清所部，已有散兵退到麒麟門。

何敬公認為事態危急，立刻集合王國忠特務營士兵，直奔前線。何敬公一到，宣布連坐法，一時全線振奮，佔領白虎山，奪回樂陽鎮，才挽回了頹勢。當此戰況吃緊的時候，第七軍夏威、廖磊等部，也報告戰況吃緊，李宗仁忽來電話，由王參謀長繩祖接聽。李有些動氣的說：「到底你們第一軍要打不打？我們全部力量都用上了。」似有點抱怨。王當時很輕鬆的說：「德公，你曉得何敬公現在那裏？」李問在何處？王說：「在樂陽鎮前線高地上。」李聽了後，即在電話上說了一句廣東粗話：「丟那媽拚了！」由此一、七兩軍各自奮戰，卒將敵人全部殲滅。兩軍死傷亦重。單是剛畢業之軍校五期同學，即死傷五百餘人，可謂北伐中最激烈之一戰。

由此勝利而繼續北伐，迅速佔領徐州，蔣公得悉，即由日返國復職。綜合是役戰勝之原因，皆由於何將軍對所屬第一軍建立了堅強之互信，故不為誤傳而移動，未使第七軍發生疑懼。其次則為何將軍之真誠本性，謙讓為懷，使李宗仁毫不懷疑，放心合作，故有此輝煌之勝利，而奠定北伐成功之全局。世人但知龍潭戰役，我軍戰陣之勇，而不知一、七兩軍之合作無間，更不知何將軍之謙讓克己，對下對友，頗得人心，有以致之也。但所不幸者，功高未必震主，而却遭人嫉

妬，尤其是共產黨，內心更為恐懼，到處製造謠言，妄稱何將軍聯絡桂系，不利中央。種種傳說，以致引起蔣公之疑懼，一到徐州，遂宣佈調何將軍為總參謀長。此時何將軍在戰後，亦深感疲勞，擬出國一遊，藉此休息。蔣公發覺事有誤會，乃趕赴杭州，晤談竟日，誤會冰釋，何將軍供職如常，亦從不以此事介懷。真有如于右任先生稱，蔣何兩公有如雲龍契合，洵屬至當之言。

### 胸襟坦蕩昭若日月 國民革命軍自東征

北伐、統一全國、抗日、戡亂，所有戰爭，自然要數敬公功勳最大，此乃舉世皆知，為不爭之事實。一面固然功高震主，一面難免引人嫉妬，尤以共產黨自廣東混入國民黨起就想方設法，破壞離間，造謠挑撥，無所不用其極，目標當然在國民革命軍統帥蔣公，其次則為蔣公之左右手敬公。有些自命為政治家的人，常向敬公面前說七說八，或加油添醋，敬公通常則答以「不會」二字，止其不再說下去，無形中減除若干紛擾。抗戰勝利後，敬公代表統帥蔣公受降，聲譽之隆，達於極點，滬上兩位聞人，愛護敬公，曾聯名勸其急流勇退，保全令名，言外難免有捕風捉影、空洞莫測之說。

敬公則置若罔聞，毫不動容，如無中心思想，堅若金石者，曷克臻此？其坦蕩蕩之胸襟，昭若日月，足以破萬矢之毀而有餘。

又民國九年十一月，谷正倫率騎軍由川回黔，總司令部之警衛團團長孫劍峰，率團先抵貴陽，此人魯莽滅裂，不知何故，擅自派兵槍殺郭子華、熊鐵崖等者宿碩彥，慘酷震全省。其時敬公

任第五旅長兼省會警察廳長，所屬第五旅部隊，遠在黔東，無法制止混亂，且聞孫有謀害敬公之意。劉督軍顧世曙此情形，乃派敬公赴滇代表聯絡（隨後劉亦辭職）。敬公赴滇途中，孫劍鋒藉口派兵一連護送，暗中密令該護送連長，到達滇黔交界處，槍殺敬公。詎知孫之顧問符經甫，得知此事，乃力加勸止，孫乃派員追回密令，使敬公得免於難。

敬公到達昆明之後，孫黨仍不放棄迫害敬公之計劃，另派人到昆明行動。有一天，敬公正在旅館中打柏球，忽來一似士兵之暴徒，手持駭壳槍，向前問道：「你是否何旅長？」敬公答「是」，並問他：「你好像是邊義人，現做甚麼事？」渠答我是貴州人，在模範營當學兵，現在滇軍中當班長。敬公當即安慰告訴他，何不同貴州，可當排長、連長。渠需旅費二三十元，敬公即答願幫助五十元，明晨可到任的地方來取，並替你寫介紹信給黃團長。該士兵見敬公如此仁慈，不忍下手，遂無言而退。旋有另批暴徒數人，持白郎林手槍，對敬公開槍。敬公隨即取所佩帶之手槍還擊，將暴徒擊退，但不幸身中兩槍，一在胸部，一在腿部，遂入法國醫院治療。經近

兩年療養，始得恢復健康。敬公經此一段危險經歷，時常感慨中國混亂時期之政治，實多淺薄卑鄙，難免使他心中對以後所謂談政治人物有幾分厭倦，而不感興趣。後來有人批評敬公不懂政治，不知敬公對亂世之政治，尤其是對政客們，他最瞭解，不若一生專主軍事為較單純。事後查出幕後主使人物，抗戰期間，何府上晚輩有人主張

採取報復者，敬公則嚴加制止，不准亂動，並謂彼等既知錯誤，就不必再追究了。可見敬公本性之寬厚，容量之偉大，異乎尋常人。

敬公一生不爭權、不攘利，有時還力求避之，此蓋由於功勳最大，地位崇高，既得人敬仰，自易引起譏諷，加以數十年來共黨陰謀破壞國民黨，無一日放鬆，尤以敬公在軍中之得信仰，民間之得讚揚，更爲其固定造謠之目標。他之出任職務，全由於局勢環境之需要，聽命於統帥，服從中央之決定，不若他人之有若何預謀，可說全係被動；更無所謂派系之組織。他嘗言：委員長的幹部就是我的幹部，他的學生就是我的學生。真是天下爲公，一視同仁，甚至對於在他屬下工作的人，還加幾分克制，以示不爲己謀。例如我在戰顧會供職十數年，中央常委中曾有爲我提議調任某部次長者，敬公均答以「不必」。事後有人問我，何以敬公對你如此？不知敬公在避嫌。所以貴州同鄉中嘗有人慨嘆敬公不提拔同鄉，亦無多怪。民國卅六年籌備行憲，要選舉總統、副總統。此時敬公尚在美國，友朋中極力促請敬公回國競選副總統，蔣銘三先生（鼎文）自願先行返國籌劃。惟當時敬公介弟韓五由貴陽函告，在貴陽爲敬公競選國大代表，用去若干萬元云云。敬公見到此函告，遂云：選一國大代表就要用如此多的錢，那我怎能有力競選副總統？遂急電銘三先生，一切準備作罷（此爲何夫人爲我親言者）。由此可知敬公眞無此財力亦無此欲望。但如當時敬公不打消原意；國內友朋亦會樂助其成，李宗仁曾表示：何敬公競選副總統，我將取消

我之活動。可見他對敬公之敬意好感。假如敬公中途不放棄競選，無論其成功與否，均可影響大局，無乃敬公之本性始終淡泊於名利，不與人爭。

敬公任軍政部長十四年，對公私開支極爲分明，委員長蔣公會多次面告，如有需要，可逕向軍需署索取。但敬公從未爲私人而向軍需署取款，對公款之支付，均照規定，嚴格執行。我曾向敬公說過，外面覺得軍政部所規定之經費，未免過於苛刻。敬公則云：國家財政艱難，尤其軍費開支又龐大，又必需，當然能節省就節省，以期能維持艱難局面。在抗戰期間，連軍隊官兵薪餉也發「國難薪」，八折計算，誠亦無可如何之事，所以軍政部同仁，一般生活極爲艱苦。在抗戰勝利後，我所知者，如軍務司長王文宣，在貴陽賣舊衣物，擺地攤，維持生活。總務廳長陳啓之在杭州死後，無錢買棺木，還是由曾任軍長的劉尚志出錢出力，爲之埋葬（事後到杭州與劉晤面，始得悉此事）。非若有成見者之批評，與後來之聯勤總部相比，眞不可同日而語。撫今思昔，眞令人感慨萬千也。猶記于右任先生吟詩贈敬公，有句云：「十年負重人爭毀，一戰成功世始知。」差可道其眞象。又如民國四十一年，何夫人經李士偉醫師檢查，患子宮癌，敬公乃請假陪夫人赴日就醫。先總統蔣公特賜贈美金壹萬元，作醫旅費。約兩月返臺，敬公告我，總統所贈旅費，只去三千餘元，餘款囑我奉還。我乃將約七千元美金專送黃副秘書長伯度轉呈。黃當時笑向我云：「此款係總統所贈，並有張經立法院通過，敬公何必再退還？」我仍堅持照敬公意見退

還似此情形，在官場中實不多見，亦可見敬公操守之嚴謹。

敬公對蔣公之力行學說，可謂最能實踐，他的起而行多於坐而言，由於他的責任心重，對黨國大事自然念念在心，有時在心中不可解之事，決不長時鬱結，或到園中剪草弄花，或出外打球郊遊，甚或約三數好友打玩橋牌，以解煩悶。因而他的頭腦永遠保持清明，無憂無懼，無動於衷，故他的作戰指揮，決心最快，行動最速，他嘗談起北伐東路軍之勝利，龍潭戰役之圓滿，皆由於自主之決定（未奉上級命令）。而能自主決定，很快行動者，乃由於心境清純，見解明晰，判斷正確，勇氣倍增之原故，蓋心境單純，所以臨危不懼不亂，沉着鎮靜，自然指揮裕如，無往而不利。誠如麥克阿瑟元帥所云，戰爭以勝利爲主，其他非所計及。敬公實有之。觀其一生，少看小說，少談政治，不愧爲一模範將軍，正格完人。

#### 抱持恕道統御大軍

待人有禮，無論對任何人接談，從無惡言厲色。對部屬有所陳述，必定讓部屬暢所欲言，聽罷部屬畢其詞，而無厭容。記得在重慶時，軍校一期某同學相偕晉見，他由師長調爲副軍長，極爲不悅，當面對敬公表示，詞語憤激。敬公亦不以爲意，委婉從容解釋，我在旁亦感某同學未免氣盛，而敬公則諄諄解釋，使之怡然而止。敬公對部下的申訴；能聽其自始至終之答辯，故在北伐作戰中，部隊長有受屈被誤報，而將被總司令嚴懲者，如同學桂永清卽身經其事，而常不忘敬公之大德。對軍隊之統

中外  
御，不分中央與地方，均一視同仁，容無整人害  
人之心理。有一次談到他在民國廿二年，奉令赴  
北平接任軍分會委員長職時（張學良辭職），曾  
發生過一件駭人聽聞之大事。當敬公到北平就職  
後，某日夜間，東北軍幹部秘密舉行會議，有人  
對中央要張學良去職，深為憤激，而想對何敬公  
採取不利之行動（有如後來之西安事變）。會中  
附和之聲，此起彼落，大有演變成爲事實之趨勢  
。所幸有某師長（不知是王以哲或劉多荃？）起  
立發言，大聲謂：「何敬公來接任軍分會事，只  
帶隨從一二人，其餘東北軍官，一律照舊未動，  
至於軍費，每月均開會公開分配，分會委員長的

特支費亦未動用。少帥之去職，實因現實環境；  
爲應付日本之進逼而不得已之苦衷，切不可遷怒  
於何敬公……」此事始終不爲外人知悉，敬公亦  
在事後始由參加者告知。倘非敬公之一向大公無  
私，輕軍簡從，主持軍分會，則後來之西安事變  
，早在民國廿二年爆發了。後來東北、華北軍隊  
，對敬公始終十分信仰者，蓋由於敬公之大公無  
私亦誠感人，凡受指揮之軍隊，不生疑懼，不畏  
整削，而能專心作戰。此敬公抱持恕道統御大軍  
，所以能成功而無敵間之患。昔郭汾陽之單騎見  
回紇，諸葛亮之使南人不復反，皆以誠信而收效  
，敬公有之矣。

先總統蔣公三次以時局環境關係毅然引退，  
每次均以大權交與敬公，敬公臨危受命，無懼無  
失，不負所託。及蔣公三次復職，欣然原璧奉還  
，毫無滯色。此坦蕩蕩之胸襟，真可質諸天日；  
高風亮節，史無其比。太公所謂富而不犯，仁也  
。貴而不驕，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  
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恩者，勇也。事之而  
不窮者，謀也。敬公均有之矣。余不敏，謹書晚  
聯如左，以表敬仰之忱於萬一：

量如海洋，心如金石，忠黨報國，磊落精誠  
彰一貫；功不矜伐，退不怨尤，應變臨危，輝光  
史册炳千秋。

### 中外文庫

# 鐵血精忠傳

##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甚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  
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  
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  
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  
東僞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  
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  
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圍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  
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臺幣貳  
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